

東北印行社

第 二 卷 第 四 期

要 目

日本外交的新動向.....
美國白銀政策與中國.....
海軍預備會議之前瞻.....
日人利用東北『在家裏』的內幕.....
凌任汝昭

蘇聯最近對「滿」政策之動向.....
汪潤華譯
蘇聯遠東作戰之策源地——伯利.....
健文譯

滿洲經濟發展史述略.....
王庸菴譯
日本大規模的開發東北計劃.....
越南譯

哈爾濱印象記.....
田鳳

日人心目中的間島地帶.....
霽光譯

上前線去（獨幕劇）.....
張貽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出版



東北印行社

本刊第二期要目

第三期要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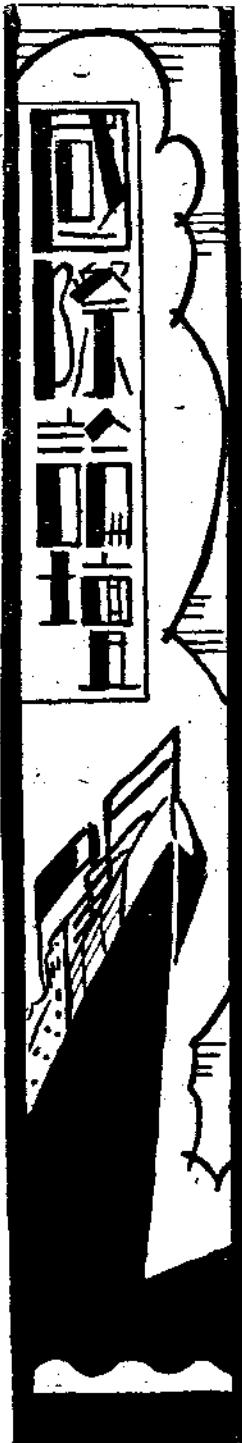
國難中的國慶	曉冲	日軍部國防小冊批評	汝昭
英實業調查團赴東北考查	凌任	由德日密約想到德日接近	夢白
蘇俄入盟與遠東局勢	露加	海軍預備會議行將開幕	莫雲
日俄售路交涉	索莫	日本資本家之對「滿洲」的再認識	王庸菴譯
日本改革在東北統治機關之史的研究	可人	駐「滿」統治機關改革案批判	可人
閩田內閣與對滿政策	汪潤楚譯	日本移民東北與農業經營	李立中
事變後日俄衝突各階段	夢白	哈爾濱織布工場沒落必然性的檢討	靜野譯
東北的原始工業	黃賓孫譯	東北的水產概況	黃賓孫譯
滿洲鐵產的搖藍時代及其近況	孫君譯	長春掇拾	養晦
瀋陽社會現象拾零	余沅	東北的新聞事業	容笙
動亂中的東北農村婦女	菜沙女士	東北的犧牲者	可可
滿洲烽火			

日本外交的新動向

日本自佔領東北，退出國聯以來，國際地位陷於孤立狀態，急需他國的援助，於是運用合縱連橫的外交方策，以冀脫離這種孤立局面，因此「焦土外交」，遂為「協和外交」所代替矣！

甚麼是「協和外交」呢？所謂「協和外交」就是合縱連橫的調和外交方策，這是日本以敵制敵的一種辦法。我們知道：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政治為法西斯勢力所支配，而齋藤內閣就是法西斯勢力的代表。當日本退出國聯之後，與之對立者，不僅是美國、蘇聯，就是其他關係各國，也對他有敵意，這時日本感外交棘手，於是松岡洋右、杉村陽太郎之流，乃極力主張轉換外交路向，變更以前的積極軍事侵略，而運用柔和的經濟外交，因此冒險主義者荒木陸相、內田外相，相率下台，上位的則為廣田弘毅，他標榜着「協和外交」，則開始運用了。

那末，有人要問：「焦土外交」與「協和外交」豈非矛



盾了嗎？我們答覆：日本這種外交，乃是其外交政策演進過程中之一個階段，是相反相成着，並不是絕對矛盾。在日本以武力侵中國之主觀的客觀的條件，具備和成熟時，不能不採用強硬的「焦土外交」，及把東北割裂，僞國垂成，與之有關係各國大發威勢，都要「分我一杯羹」，日本在這種場合下，纔需要「協和外交」，以緩和國際局面，以緩和對立的衝突。

俄美復交成功，日本感到極度威脅，故力謀與英國提協，先之以經濟上的妥協，繼之則謀政治上的妥協，這次其實業團之來遠東，當然有其原因在。就是德國，他也去極力拉攏，前者日德密約的風傳，不能說它是無因的！

現在海軍預備會議已經臨頭，日本則在圓滑的運用外交技巧，廣田正鼓吹他的「有禮外交」，刷新日本的外交陣線，以圖精進。目前對於駐美、駐法大使，均令其歸國，同時對於駐意、駐比大使，亦令其研究躍進之日本外交。這體外

交機能的總動員，已在開始全部活動了。

不過，廣田現在的主要策略是拉攏英國，因為在這次海預會中英國之主張，增加輕巡洋艦和減少主力艦的噸位，與日本是一致的，所以日本認為與英國有協商的可能。但是日本欲取得太平洋霸權，不歡迎英國在新加坡築港，則英日似又不能調和，反之，英美因主張維持原有海軍比例與保持均衡主義之場合，英美似有大聯合的可能。

日本因懼英美聯合，所以不惜以東北門戶開放為餌，誘英國投資，歡迎英實業團赴東北考察，並提出增進兩國商業關係的言詞，以打動調查團的心弦，無非在求英國資本家對日本的諒解，轉圜英日的關係，謀進一步的妥協；據風傳日英間所要促成的事項，不外：

一、以英日同盟時代的友誼關係為基礎，重新樹立政治協定；

二、英日提携開發東北資源；

美國白銀政策與中國

自羅斯福登台以來，無日不在挽救美國的經濟凋弊，以及恢復過去的經濟繁榮。他開始就實施通貨膨脹政策，如：禁金出口、壓低金元價格、收買白銀、以及白銀國有，這些計劃的步驟，已逐漸實行了。這樣，一方面使國內大量過剩商品得在國際市場上盡量傾銷；他方面藉白銀國有政策之實施，可以擴充白銀的用途，使銀價提高，俾造成一個存銀

三、英國承認滿洲國；

四、緩和日英海外市場之商業競爭。

我們認為以上四項，英國雖不能完全接受，但他們是可能的接近！

此外，日本對美國的態度，也是盡可能的和緩雙方的衝突，尤其是避免語言文字上的衝突，但是對於實力的準備，一刻也不放鬆，海軍軍備平等之要求，亦絕不讓步。美國也和他針鋒相對，調大西洋艦隊於太平洋，大隊飛機訪阿拉斯加，以及羅斯福之出巡夏威夷，這都是在警告日本！

我們就現在的日本情形而論，他的外交政策，雖是調協的柔和的，但骨子裏却是積極的強硬的。此刻對於中國之軍事侵略，一變而為運用外交的壓迫，陽用「協和外交」之名，以調和與各帝國主義間之矛盾，陰則聯合其相近的國家，協力的分割遠東市場，以增進其經濟上的利益！（曉沖）

最富的國家，而與用金國家相對峙；同時由物價抬高之刺激，可使國內產業日漸繁榮，這是羅斯福的經濟政策。

然而由於這種白銀國有政策之宣布，白銀價格在國際市場上陡然高漲了，因之，使一般投機家大量裝置白銀，運輸出口，尤以一般用銀國家為甚。我國白銀在八月中輸出竟達國幣一萬一千一百五十餘萬元，僅八月二十日之一批，竟達

四千三百餘萬元之多，不可謂非驚人的數目。在此年年入超聲中，白銀更大量流出，中國國民經濟前途將不堪設想。最近南京政府以大量白銀流出，對於國民經濟有損，乃向美國提出抗議，十五日美國以其外交詞令的覆文中，答覆了中國的抗議。我們知道：美國在國家經濟制度單位下絕不能因中國抗議而變更其白銀政策，所以美國之婉辭拒絕中國的抗議，乃是意料中事。當我政府碰釘子之後，於是立即實行徵收出口銀稅，以示抵制。這種辦法的效果：一方使一般投機家不能因國外市場上銀價之高漲，得逞其私慾；一方使中國市場與世界分離，形成中國與世界的兩種白銀價格。在這種場合下，物價是跌落了，而一般消費者亦得稍稍減輕負擔，對於中國一般購買力薄弱的民衆，是相對的有利的。因此，一般淺見之流，總歌頌着這種辦法！可是我們以為政府這種緊急辦法，乃是治標辦法，而非治本之道。何以言之？中國經濟一向是受着帝國主義的控制，它握着中國的經濟命脈，在華之銀行，時在吸收中國現款，其大量商品對中國不斷的傾銷，而我對外貿易額又與年俱增，在此種情形下，防止白銀流

出，殆不可能。所以英人梭爾特氏在其『中國與白銀』一書中，對於美國之實行白銀政策，及於中國之影響，有深刻的評述。他以為美國實行白銀政策的結果，中國白銀之流出額必與年增多，今後在一、二年間，中國白銀必大量流出，欲加防止，猶緣木求魚也。

這樣，我們覺得白銀問題，影響中國，既如此重大，那末，為着保障自己，絕不是消極的徵收出口銀稅的辦法，所能奏效，而是需要根本的治本辦法。一般財政學者，目前應付這個問題，不曰：統制金融，就說：膨脹通貨。不曰：積極的復興農村，就是說：積極的振興工業。所謂：統制金融、膨脹通貨、復興農村、振興工業，是否能應付這當前的問題呢？我們不能不有所懷疑！

總之，半殖民地的中國，除非根本打破民族經濟發展的障礙和桎梏，經濟上是沒有出路的。我們知道：美國之實行白銀政策，是有其經濟的政治的原因：一方在榨取中國勤苦羣衆，一方在攫奪中國政治實權。我們得無有所警惕嗎？

(汝昭)

海軍預備會議之前瞻

喧囂已久的海軍問題，將於本月二十三日在倫敦舉行預備會議討論。在這個預備會議中他們所爭執的焦點問題，厥為行將期滿之倫敦海約之是否繼續的問題，以及怎樣重新締結新約問題。此次會議雖是事先交換意見性質，但其關係於

明年正式海軍會議的生命，與夫整個世界和平，却極重大！

在這次會議中，主要角色，自然是有利害關係的英美日三國了。也正因這三個國家勾心鬥角，造成了太平洋上的不安局面，所以終希望在這次的海軍會議，求得相當的解決，

延緩他們的劇烈衝突發生。

這三個國家，當然各有其固定立場，都在擁護其自己的主張：（一）日本堅決的主張廢棄華會之五·五·三與倫敦會議之十·十·七之海軍比率，更主張與英美兩國之海軍之絕對的平等，希擇太平洋的霸權。（二）美國則恰與日本的主張針鋒相對着，他不但堅持維護五·五·三之比率主義，且更主張倫敦海軍條約之繼續延長；並再求擴大範圍。同時還主張開圓桌會議討論遠東政治問題。（三）英國雖無一定主張，然而就維護原有之海軍比例與保持均衡主義之情況下，是與美國的意見一致，不過在艦的種類與砲的口徑問題上，又與美國之大艦巨砲的主張相反，而與日本之願保有小型艦及驅逐艦潛水艇等之意見相合，至關於遠東政治問題亦希望討論。在這三種各欲保持自身利益的主張下，那末，在開這次會議中，必然有一幕激烈的舌戰，當可想見了。

很明白地日美兩國的主張，是相互對立，而英國的態度則近於折衷。假如這次會議，除了各不相下的堅持着原有的主張，而造成會議流產的前途外，則英國的折衷意見，或可能的在日美讓步下，會得到贊同的。換句話說：即一方面相對的提高日本的海軍噸數，一方面在比率主義下談各種艦艇及航空母艦等之新比例數字，即所謂半總噸主義的磋商。我們想：這個議案，或不難實現吧？

瘋狂了的帝國主義，固然得用戰爭的辦法，來解決其市場問題，以挽救其經濟危機，但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殷鑑，使他們不能不有所顧慮。在太平洋舉足輕重的英國，不願輕啟戰端，而日本在英美的聯合壓迫下，也只好讓步。他們關於海軍問題雖在鬥爭着，可是在現況下，也不能不延緩戰爭。一般淺見的機械論者，所看到的一九三六年的世界大戰，恐怕被鐵一般的事實所粉碎吧！（凌任）

世界論壇	
第一卷	第七十期
■ 目要 ■	
蘇聯底賦稅政策	王一真譯
波蘭報紙對於東歐互助公約的論調	楊哲譯
日本國防與最近之朝鮮	張友漁譯
三年來的西班牙的共和國	刑西萍譯
有的人為甚麼讓人喜歡	張申府譯
世界文學前哨的蘇聯文學	裴立昂譯

編譯者：世界論壇社
預定全年二元半年一元

發行者：文心書業社
每冊零售五分

專論

日人利用東北『在家裏』的內幕

汪潤莖譯

——譯自滿洲評論第五卷第五號——

日本帝國主義企圖穩定在東北的統治，除了去實行血腥鎮壓政策外，同時還想利用東北的『在家裏』，以爲其政治工具。作者這篇文章很能代表出日本帝國主義的意旨，他把利用東北『在家裏』的內幕，全盤托出，列舉利用之利弊，以及不利用之可怕，頗有見地，爰譯出，以供關心東北同胞者之參考。本文原名『秘密結社之指導原理』（編者）

一、秘密結社之意義

過去中國的革命，全賴諸秘密結社。××的革命，大半要的因爲結社內部行動秘密，隱於社會的表面，與一般社會對立存在着。換句話說，就是不受社會支配，總是隱密它的自由行動，不受何等壓制。這種結社的生命和意義，就是在秘密行動這一點上。假如把它公表於社會，那就無異於在陸地上養魚了。至使其具有強而有力之合理的指導原理，其宗

秘密結社，所以有堅固的結合力和偉大的潛勢力者，主要是因爲結社內部行動秘密，隱於社會的表面，與一般社會對立存在着。換句話說，就是不受社會支配，總是隱密它的自由行動，不受何等壓制。這種結社的生命和意義，就是在秘密行動這一點上。假如把它公表於社會，那就無異於在陸地上養魚了。至使其具有強而有力之合理的指導原理，其宗

究能否成功，但行動必適合於其目的。它雖然失敗，可是結社之本體并不受何等影響，且常組織別動隊，當其每次工作結束，便解消其別動隊組織復歸於本體。

××革命的初期是利用××會，××為看維持上海治安去組織××會。現在活躍的××，以至在大連的東亞佛教會，全都是由於結社而結成的；因為其運動的目的不同，所以纔有相異的名稱，而為其如何活動證據。現在把滿洲的『在家裏』運用於政治工作上，果然是它準備下的計畫嗎？

二 在家裏所尊重之根本精神

從前宣傳滿洲『在家裏』的代表，訪問日本，現已漸自奉天選出王兆麻、馮諫民、祖憲庭、張新甫、從新京選出呂萬濱、常玉清、從營口選出都相臣，從哈爾濱選出趙慶祿，從吉林選出郝文奎等九名；日本人三名充當嚮導，於六月二十八日由奉天出發，經過朝鮮，定二十日間渡達日本。這在那『在家裏』指導上是真實的成功；然而於『在家裏』的根本主義上更有些抵觸，換句話說：『在家裏』是不能利用其他目的之下的。他們來此的工作，不過依着這些代表渡日所得的知識和理解，利用於本身工作的上面；其次關於『在家裏』的行動，有很多認識不足和難以實行之點，考之不外：

- (一) 把全滿洲『在家裏』的聯合組織統制於中央；
- (二) 催開聯合總會，努力於教徒本身的指導和教化；
- (三) 把各『在家裏』作中心，澈底向各地方宣傳。

如依着右三項實行，利用他們去建設王道樂土，這無異於使『在家裏』自殺；何則？『在家裏』因為秘密結社，纔有勢力。

原來『在家裏』的，雖對其親子兄弟，也不道其內幕；不是『在家裏』的絕對不得知道『在家裏』的情形，『在家裏』中的師傅與徒弟即為親分與乾分的關係，絕對是一身同體的，徒弟間也都在普通的兄弟關係以上，是抱着互助的堅強信念，他們是本着義氣博愛的要義，『在家裏』之對待師傅在『三節兩壽』，都得有慶禮，所謂三節即正月、五月、八月、兩壽即謂師傅夫婦的誕生日。在此日，徒弟必要贈送

祝物的，當起始入幫的時候，引進師（即介紹者）就堅絕的申說，當徒弟對於師傅之送禮，是最切要的義務，雖然無資力也得多少送點禮物。反之，在師傅方面也標榜着「師弟如父子，同參如手足」的旨趣。師傅對於自己的徒弟，必須保證他們的生活。假若師傅是無資力的時候，可從徒弟那裏集聚全部的資金，而去照顧他們。例如他們染病須請醫生給治療，失業須與他們找工作，他們作壞事被官憲發覺時，還得為籌路費遣其逃避。再如『在家裏』是車夫，若知道乘客是『在家裏』的時候，他就不能再要車資了。一旦有意外事件發生，雖自己不吃飯，也得帮忙的。如『在家裏』的小孩子若被其他小孩子虐待的時候，則他們組黨對虐待欺人小孩的小團。可是在中國人間並不這樣去做，不但標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老話，而且仍主寄大樹的蔭下，各個『在家

裏」都努力修身守分。

像這樣的「在家裏」，一個師傅組成一個俱樂部，能容四五百徒弟的大者所在多有。在師傅與徒弟間發生密切的連絡，同時師傅間也有連絡的，可是徒弟間却是沒有的。假若是統制全般的徒弟，或者今日之中國，成爲「在家裏」的天下，能宣布堂堂的王道政治，也未可知。

如前述的「在家裏」，誰也不支配誰，誰也不壓迫誰，師傅與徒弟，徒弟與徒弟間，全都秉着傳統的精神來團結。假如從其外部組織上加以現代的科學力量，雖然能够成功，同樣也是在宣布「在家裏」的死刑，結局變成爲傀儡的，而非所謂「在家裏」了吧？

三 把「在家裏」改爲政黨組織

因此「設將秘密結社利用於政治工作，必然地與秘密結社的本身，發生直接地抵觸。」

現在，把滿洲的「在家裏」，直接作爲政治工作的宣傳機關，那是感覺非常困難。

特別的「在家裏」，不僅是存在於滿洲的秘密結社，同時是迷漫於中國本土的一種民族結社。而且今日的這個「在家裏」（青精）在屢次的政治運動、社會運動、都表示着很大的潛勢力。所以鑑於它過去的行動，在探王道政治的「滿洲國」，不能不說是一件重大問題。這個「在家裏」，使它依着王道政治的訓化，結局不但成爲王道政治的基礎；而且還

可以作爲統一中國全土民衆的工具。在其反面它不但不能做「在家裏」的行動，而且成爲自覺的民族自決精神，也就是將實現反滿的思想和促進民族的對立！

然而如上述的「在家裏」，沒有從「在家裏」的目的以外尋求它的行動，假如使出在「在家裏」根本目的以外的行動，那時對之必須加以其他的指導和援助。這一反其原來精神的行動，決不能再行動於「在家裏」名義下的場合。關於此點不獨「在家裏」是這樣，就是所有的秘密結社不也大致如此嗎？

例如××社它結合的分子是青幫，可是並非青幫的行動；××社是向着其他的結社之目的而行動，譬如××社雖然消滅，可是它結合的分子底青幫，并不受任何影響。

「在家裏」之所以可怕更重視的：即因爲它在全國各處，都深深浸潤於民衆之間，占全民族之大半；它在各地有潛伏勢力，此刻乃有不加入「在家裏」，便有任何事也不能參與的情勢，所以把它加以政治指導，自然有利用的必要。

然而現在假如說「在家裏」本體分解，却有被「在家裏」反間之虞。可是目前最有興味的問題即：滿洲之代表的「在家裏」高唱：「我滿洲國是我們『在家裏』的源流」并痛論：「我滿洲國執政是我們『在家裏』的舊主人，忠勤於滿洲國，乃『安清在家裏』的根本精神。」不過「在家裏」也是中國人性的特徵；他們在權勢之前便有不顧體面而道其擁護他人的美辭，比比皆是。他們之謳歌王道樂土說：「我們先人之幸

苦，是爲的同種同族父子兄弟的共存共榮，我滿洲國樂土的建設。是遵循着共存共榮的宗旨與軌道；我們『在家裏』的子孫，當協力鞏固新國家的基礎，乃是應有的義務和責任。』更進而論與日本歷史的地理的關係，讚賞友邦皇軍的犧牲精神。據此可知，『在家裏』是企圖擴大和強化它的勢力，這是全滿『在家裏』的精神，然而此處，我認爲對他們計畫了的事情決不應該聽着不理，不要失掉這個機會，應當組織使它表示建設王道樂土，民族互助的超越精神地機關，依着這個使吸收統一全國『在家裏』的力量，進而達於國外，使它直接的擔當政治工作。

四 『在家裏』底國家主義

『在家裏』元來是無知識的，可是大多數還充分瞭解它的宗旨。它是依着對於師傅三節兩壽之禮，和『師徒如父兄，同參如兄弟』的精神而互相結合的，事實上因爲超越國家與警察調查的原故，『在家裏』對王道樂土的建設，我們或者不無考察的必要。他們的調論：在滿洲日本軍的威力，比較是行使於治安達於平穩的地方；至於在邊僻的地方，『在家裏』的威力頗爲盛行。從『在家裏』的自身說起乃是王道主義，以『天地君親師』爲標榜，那末，現在於『在家裏』面前說王道主義，實無必要。不錯，『在家裏』的根本精神是任俠博愛，互相扶助；然而超越國家宣稱『日本帝國與滿洲國有唇齒輔車的關係』和具着絕對不可分離的因緣等語，是

誰教它的智慧呢？在皇軍（日本軍——譯者）之威前的奉承話嗎？賣名欺世的飾詞嗎？是很令人疑慮而不敢判定的；不過作這樣輕薄的言詞必然的希望得到一種反應。況且指導者是在日本人。無論如何，譬如像這樣一部分的巧言之人，恐怕他們一定是『在家裏』中沒有甚麼勢力的賣名者。

要而言之，『在家裏』雖然說是全滿的也未嘗不可以說是全華的，不過在其性質上組織上稍異罷了。因爲在『滿』的乃是立脚於建國的精神而組織的，是統一的，是宣傳機關，更是援助民治的機關。反之，假如最初使它做宣傳與民治的援助機關，恐怕只有獲得『賣名份子』之虞！

『大連東亞佛教會』，以統一『在家裏』的目的，根據着『在家裏』而組織了的。最近『在家裏』，因爲我的著書奮然地發表開除不良份子，并發表本會之樹立，兼而聯絡青島、天津不得超過二千名。并發表本會之樹立，兼而聯絡青島、天津的『在家裏』代表來視察狀況。更有『滿洲國』要職官吏的祝詞，與希望全滿『在家裏』統一的書信一併寄來。這些事實，在今後『滿洲國』的『在家裏』之統一運動興起之際，指導者必須對之加以詳密參考。

況且當此次代表訪問日本的時候，依照各報紙的發表演論來觀察，似乎把『在理教』與『在家裏』相混合。『在家裏』根本是『幫』即有『公會』的性質，它根本的精神是如前述底『任俠博愛』和『互相扶助』，與之相反的『在理教』（又有謂之在理會），僅僅是起誓戒煙戒酒的一種宗教，與『在家裏』不發生任何關係。然而使『在家裏』作直接民

治援助機關，也有所謂「希望禁戒煙酒，助長良風美俗，滅絕社會罪惡的根源」的一項，這是因過去「在家裏」也從事

於修養而纔產生那一項嗎？或者指導者對於「在家裏」所起的錯覺而把它當做一樁問題了嗎？（末光高峯）

蘇聯最近對「滿」政策之動向

健文譯

——譯自滿洲評論第七卷第十二號——

蘇聯的外交政策上、現在最有重大意義者是對德及對日「滿」問題。東方羅加諾條約，是變形的俄法同盟和蘇聯加入聯盟的可能性，如果能够把德國覬覦烏克蘭（Ukraine）的威脅掃除，那末，蘇聯所餘的問題是反對日「滿」的問題了。事實上最近蘇聯的關心是集中於遠東問題。然而最近日「滿」與蘇聯關係究竟是怎樣狀態？

大橋外交部次長在東京之撤換，無非是聲明交涉的決裂罷了，可是在蘇「滿」方面却看做事實上的決裂。塔斯通訊社把它的經過發表了，日「滿」方面很嚴厲地質問蘇聯的背信行為，於是讓渡交涉便名實一起陷於決裂的狀態之下了。其後蘇聯方面，因為東鐵俄員被捕及北滿共產黨工作之積極化等緣故，以致日「滿」對蘇聯的關係更日益惡化，那是盡人皆知的。在這樣形勢之下，蘇聯有怎樣的對策？

我們第一要考察者，乃北滿的赤系土匪問題與蘇聯的關係。從本年一月起，因為妨害東部列車的運行及日本軍需品的運輸，又顛覆列車、破壞路線、襲擊驛站、殺傷旅客及從業員、掠奪貨車、破壞橋樑等事件，差不多達五百件，其

損害之額甚巨。最近襲擊列車不但沒有停止，好像反有增加的傾向。八月三十日夜半，南滿線有列車爆發事件發生，九月五日蘇「滿」國境的山城子附近，急行列車被埋伏地雷爆炸而頽覆，九月十六日一面坡附近，又有急行列車脫軌，並遭一列火車，關於這些事件，廣田外相已經列舉出來去指摘蘇俄：「今次檢舉東滿線從業員底全部都有參加企圖擾亂滿洲國治安的非法結社」。

就上述各事來考察，在「滿」蘇聯共產黨員及東鐵從業員，是利用農業恐慌下的貧農層之不安及不滿，而去煽動階級與民族的鬥爭，並把土匪變為共匪化，這是不難想像的。

關於這一點，從他們所使用的武器和他們有組織化的行動和有一定的觀念意識的青年等事看來，都是很容易判明出來的。但是問題是這樣，驅使這班土匪來擾亂滿洲的治安，是不是蘇俄中央的意旨？然而蘇聯對於這事無論怎麼樣也是否認的。在其真意是深恐與日本的關係陷於極度的惡化，所以唆使此等土匪以買日「滿」之激怒的事，大概他們是不願意幹的，假令這樣的政策是由中央指令，亦不過是在某一定界限

的地方存在罷了。從而在北滿所幹這種工作與其說是基於蘇聯中央的意思，無寧說是在滿共產黨的「親心子不知」的行為較為妥當了。滿洲事件勃發時，北滿共產黨的活動就是這種性質。因此就可以知道蘇聯當局的真意如何了。

蘇聯即使在國際上或國內也不欲與日本戰爭，而且還要避免之，蘇聯當局的真希望是用什麼方法打開惡化的對日關係呢？但卻為不法越境軍艦射擊等問題惡化了，日本軍部當局所實行的「對蘇問題重要協議」是表示何等決意？而蘇聯對日滿態度却很顯著地軟化了，並且要表示其企圖調協的傾向，那真是值得注意底事，即：

一、蘇聯方面不固執一億九千萬元，無論用何等的機會與方法也可以再開東鐵交涉

二、對於不法越境行為，蘇聯方面對於派出滿洲國官吏以口頭提出裁制。

三、召還現駐日大使尤尼列夫，以前駐英大使刺哥夫斯

基為繼任者，以圖打開緊迫的日俄關係。

四、近來以東鐵幹部的更迭，乃召還東鐵理事長瓦那朱可夫，以耶里夫利高夫繼任，理事馬獨瓦拉，技師長獨露斯獨夫之更換的確是事實。

如此在各種紛爭的問題上，一步步表示讓步的態度了，即重要人物實行更換及實行再建營陣等事是也。這都是很明顯的是為着要緩和或打開惡化的對日關係而已，故蘇聯當局便乘機積極地把這事來開始整頓，那我們真是可以說蘇聯政府對滿政策的方向之轉換，最近那是最可注意的傾向。但是對日「滿」關係正常化的基礎問題是在乎東鐵交涉之成立，故僅因四千萬元差額而停頓的東鐵交涉，是應該早些開始談判嗎？那也許是蘇聯當局的當前問題，我們在最近的將來東鐵交涉如果能够再開，緊張的日「滿」對俄關係，或者會希望牠能正常化呵！（志摩）

日在東北境內完成二鐵路

九一八後日本特別注意軍事交通，除已開過拉賓，吉會兩路之外，現又由滿鐵株式會社代為國建成以下兩路，擬於本年十二月通車。

(一) 北辰路 北安鎮至大里河之預定線尚未完成。現僅築完北安鎮至辰清一段。該路長為一百三十六基羅米突。為對蘇聯戰爭之重要路線。

(二) 扣凌路 扣北營子至凌源之路線，長凡一百五十六基羅米突，路經朝陽，東八道，葉柏樹諸地，係侵熱及進攻西北之要路。

蘇聯遠東作戰之策源地——伯利

先雲譯

——譯自日文世界知識十月號——

伯利

「滿」蘇國境線之最東端，位於烏蘇里河與大阿穆爾河之合流點的伯利，是蘇聯極東行政的小中心地，是極東特別軍司令部的所在地。

伯利和沿海州東端的軍港海參威，藉着烏蘇里鐵路，有一晝夜的行程。若考究起來伯利建設的歷史，却是很早，一八五八年在兩河合流點附近的景勝地創設一村，名曰伯利村

，此村現在却成爲極東西伯利亞的重鎮，即是伯利市。

此處爲黑龍，烏蘇里兩鐵道的連絡點，是水路的要衝。

若溯黑龍江西南行，則藉着松花江，可通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北滿腹地諸市，若溯阿穆爾本流而西北上，則可達卜拉高布耶泰斯克及其他西伯利亞之產業城市，若由是下航，可從尼港駛向霍次克海；若沿烏蘇里南下，則可由海參威出日本海。這些流域都是豐饒的耕作地，和潤澤的森林地帶。

伯利起初不過是塞上的荒村，以後日趨繁榮，比至一八八四年（即創設後的二十五年），即已躍而爲黑龍江沿岸之政治中心地了。

現在，伯利的市街在合流點的右岸，河岸的丘陵上有公園，有璣璫條約訂立者穆拉貝饒夫的銅像，向着滿洲聳立。

黑龍江上架有延長二·六公里的大鐵橋，極爲壯觀。

該地方行政的中心地是極東地方執行委員會，此外，共產黨極東本部，職業同盟本部，兵器工廠等亦集中於此。這裏人口約五萬，不及海參威那樣多，日本設有領事館。冬季苦寒，屆時交通工具用馴鹿橇，和犬橇。

軍事工作與赤化工作

伯利市在極東西伯利亞所占的地理上的重要性，大體已如上述，但該市，在蘇聯對日『滿』兩國的國際關係上，也可以說是對於整個的東洋關係上更具有進一步的重要性。第一、該市是蘇聯極東軍司令部的所在地，是蘇聯極東方面全軍備的統轄地。其次、牠是蘇聯所懷抱的世界大革命理想實現的一翼，是東洋赤化的本源。

奉行共產主義的蘇聯政府之最後目的是全世界的赤化，全世界的革命。彼等爲實現此目的，乃樹立遠大的計劃，向前邁進。彼等實現其理想最巧妙的戰術，是把世界劃分爲二，交互置其重點，而對此重點採取攻略政策。質言之，即彼等把世界劃分爲歐洲、東洋兩大區域，移其主力於西方或東

方，作熾熱活動。

在共產黨世界大會上，彼等曾判斷情勢，發表如次的言論：

『我們以東西兩方面為攻擊正面。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後，此攻擊重點會置於西歐方面。其結果，形成了德意志革命，匈牙利的蘇維埃化，意大利之大規模的工廠佔領，保加利亞之騷擾等。但是，自羅加諾條約和道威斯案確立以來，西歐的情勢，對於革命發生不利，因此，蘇聯的銳鋒，依照『世界革命取決於東方』之列寧的方針，乃指向東洋了。所以，列寧的信徒們，今後要忠實地奉行列寧的遺教，向東方邁進。』

在這個大方針之下，彼等乃開始努力赤化東洋。（下刪去）

滿洲事變後，蘇聯的赤化魔手雖然稍斂，但現在東北四省的共產黨的活動依然熾烈，看來是不容易刈除的。

無論對日，對「滿」之赤化運動，其策源地實為伯利。此處，在第三國際指令之下，設有極東書記局，為日、「滿」、韓、赤化工作的總機關。但是，伯利的書記局，雖為極東赤化的總機關，可是研究各種方策，以及實際上的工作，却在海參崴執行。

咆哮的加倫將軍

伯利之軍事上的重要性，已如前述，為極東特別軍司令部所在地。綽號西伯利亞拿破崙蘇聯第一主戰論者，極東特別軍司令官加倫將軍便虎踞在這裏，他睥睨着極東，閱視着世界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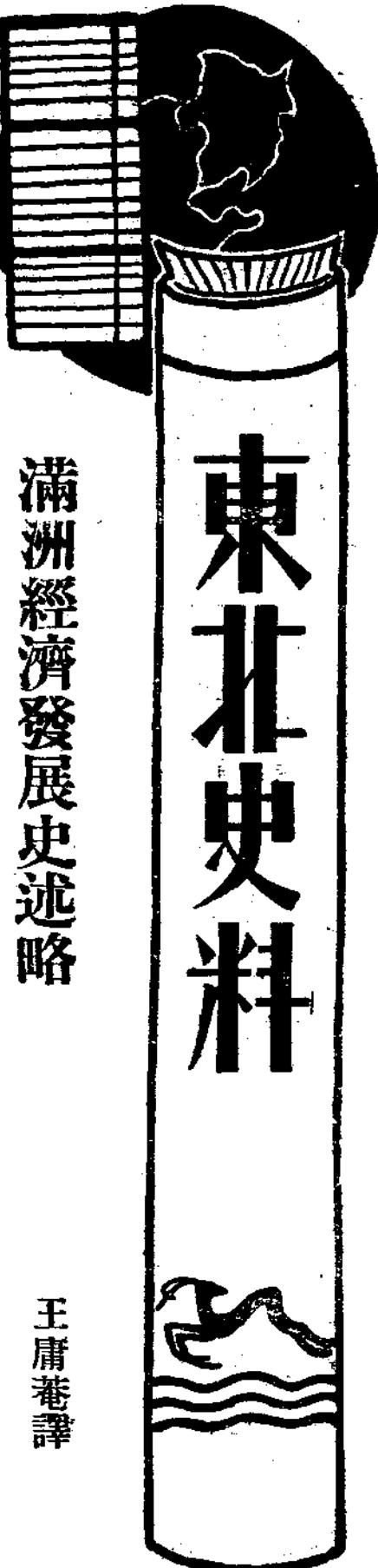
『足以粉碎了敵人底強力牙齒的鐵筋要塞，很鞏固地閉鎖着我們的國境。同時，我們的紅軍，無論在質的構成上，或在量的構成上，都可以保障我們安心工作。如諸君所知，我們黨和同志史丹林，一旦開始作一件事情，總是採取徹底幹的主義。所以，極東的防備也要澈底完成。我們的鬥士也好，航空士也好，技術家也好，都是強而有力。假設我們被迫而戰的時候，我們確信以上這幾種人，以及全體紅軍都是勝利者。』他還說：

『余以遠東軍司令官的資格，代表軍中之黨組織，兵士，指揮官，政治部員，作如左的斷言。即，假設極東戰事勃發，則極東特別赤軍，由一個兵士到一個指揮官，都要變成獻身革命的流血戰士，在勞農赤軍及海軍的親愛首領同志烏洛西羅夫及黨中央委員會——我們黨的偉大領袖史丹林同志直接指揮下，將給資本主義制度還一個崩壞的打擊。』

極東天空上的暗雲從伯利之空湧現出來了。右手握劍，左手握毒瓦斯的魔王，正在西伯利亞邊境之街——伯利虎踞着呢。

東北史料

王庸菴譯



滿洲經濟發展史述略

王庸菴譯

——節譯自「滿洲過去與將來」第一五七頁——

本文作者對東北經濟開拓的經過，作簡要的敘述。他雖是站在日本資本家的立場，但其取材尚為詳實。爰擇出

，用供讀者參考。（譯者）

在滿洲「經濟漢人化」的情形下，其勢力波及于農業，商業，乃至工業各方面；惟工業則加有一部分外人的勢力，但滿洲之農業，殆完全經漢人之手所開墾。當清朝初葉，滿洲是一個沒有人煙的曠野，對漢人是閉鎖其移人的；其後逐漸開墾，形成田園千里相連的農業地帶，實漢人之力也。其開發的經過如左：

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在郭爾羅斯前族——長春，農安附近，招致流民開墾。

一八〇三年（嘉慶八年）政府有見于封禁令之難行，而允在某種條件下，可以臨時移住。

此後，一八〇六年開放昌圖地方，一八六〇年，開墾吉林西部及呼蘭平原等地；而奉天省亦從鴨綠江沿岸，開始開拓了。然而，當開始之初，只許滿洲八旗人前往開墾，但彼等不能自己耕種，乃招漢人開墾耕作，于是，農業的實體，遂移于漢人之手了。其後漸次開放封禁地，並破除禁止漢人的成例，于「移住開墾者漸衆。而鐵道的開通，更助長開墾的勢力，迄民國遂變為「漢人的天下」，而開墾的進行便非常有力了。觀最近二十年間耕地面積的增加，足可表示有飛

良。

一六五八年（康熙十年）撤回招墾令，而封禁滿洲。

一七四零年（乾隆五年）政府對於移往遼東的犯禁流民，命他們歸還原籍地。

四、發展：（單位千畝）

與鐵道有關

五二七

七七六

三五九

年次	天 省	吉 林 省	黑 龍 江	總 計 指 數	係 地 帶
一九〇八	一〇·一〇	六·九〇四	三·七〇八	一九·七三	一〇〇
一九一〇	一〇·七五	八·三五四	三·九二六	三·〇三四	二六
一九一三	一一·三九	九·八〇三	五·一四四	一六·三四五	一四
一九一五	一二·〇四	二·三五三	六·三六三	二五·六六五	一五
一九一六	一二·八五	二·七九	九·三三九	三·八三三	一七
一九一八	三〇·九五	五·一五	一〇·一三	三〇·八五	一四
一九二〇	一七·三·八三六	四·七·三六〇	三·九·三一五	一〇·五·三四二	一四
一九二二	二〇·七·〇五	六·九·七七	四·七·一六	三·九·三五五	一四
一九二六	二七·六·八四	一〇·一·三四	八·四·六三九	五·〇·九六四	一四
一九二八	三〇·一·九五	八·九·一八八	九·六·一七三	六·四·七·五三	一九

其次就商業方面觀察，商業的實權殆皆在中國人手中。在滿鐵附屬地及關東州等地方，與日本人立于「競爭」地位零售商人，亦皆為中國人。在貿易方面，輸出品的大宗是大豆，其權握于中國官商之手（？）。又輸入方面亦非外人所經營（？），中國人自己直接輸入居多。其中與日本貿易的殆完全為雜貨類。棉織布類的大部分，由中國人輸入。更就中國本部對滿洲的經濟關係來說，中國本部之對滿貿易，佔滿洲總貿易額三分之一，日本佔五分之一乃至六分之一，而居次優越地位。但將來日本有充分逐漸凌空傾向的準備。

像這樣的漢人農業的開發，都是因為鐵道的敷設而增大的，自不待言。上述耕地面積的增加，主要的皆在左列之鐵路線地帶：（單位千英畝）

勢力範圍
一九〇八年 一九二九年
耕地面積
京奉線地帶 一〇·五五
南滿線地帶 一八·八七
瀋鐵中東兩
線中間地帶 五·〇二二

耕地面積
增加面積
一九二九年
耕地面積
京奉線地帶 一〇·六九
南滿線地帶 一八·八四
瀋鐵中東兩
線中間地帶 三·八〇三

年次	輸入			輸出			合計
	總額	對中國	總額	對中國	總額	對中國	
一九二七	三九·〇〇三	四七·三六〇	一〇·五·三四二	三·九·三一五	二·四·三五五	八·六·一七五	一九·七三
一九二九	一七·三·八三六	六·九·七七	一八·八·九五	四·七·一六	三·六·一七四	二·一·〇七	一四
一九三一	二〇·七·〇五	五·九·七八〇	二·九·九	三·九·一六	五·〇·九六四	一·四·四·九	一四
一九三三	二七·六·八四	一〇·一·三四	八·四·六三九	八·四·六三九	一·九·九	一·九·九	一四
一九三六	三〇·一·九五	八·九·一八八	九·六·一七三	六·四·七·五三	一·九·九	一·九·九	一四
一九三八	三〇·一·九五	八·九·一八八	九·六·一七三	六·四·七·五三	一·九·九	一·九·九	一四

從滿洲供給中國本部的物品，以滿洲特產大豆類為主，及其生產品——豆粕，豆油。因中國本部的農業資本主義化，

故豆粕需要量亦增加（？），而豆油亦伴隨中國本部「工業的發達」而增加。其次為高粱，玉米黍，粟等，為中國北部住民的惟一主要食品，殆亦為中國主要需用品也。但粟亦為朝鮮人的食糧，因向朝鮮方面輸出的原故，而減少了對中國本部的輸出量。即以從貿易上觀察，中國本部與滿洲的關係甚為密切，滿洲是中國本部工業的銷場，而中國本部是滿洲特產的需用地，故兩兩間的價值，益益增大。

漢人在滿洲工業界的地位漸次增高；滿洲近代式的工業之興起，是在日俄戰後的時候，其開始主要的是榨油與製粉，藉歐戰的良機，火柴工業，紡織業，玻璃工業等，都勃興起來了。此等工業為日俄兩國人所創辦，又是到了今日（一九三一年）中國人工場全壓倒了外人工場（？）。依實際所見，在南滿的麵粉工場，一九〇六年日本人開始經營之鐵嶺滿洲製粉會社，以長春為中心，同時開原，奉天，遼陽，大連等地亦皆設立工場。一九二三年南滿製粉工廠數：日本人經營者三，中日合辦者三，中國人獨營者八，計十四工廠。但其後因財界的不景氣，日本經營及中日合辦之工廠，皆

日本大規模的開發東北計劃

越 南譯

——轉自滿洲評論第七卷第六號——

在所有的人事之中，有兩種進行的方式：（甲）一種是出乎範圍之外的，（乙）一種是密接地和當時的時勢相應的

。實際上能够得到世人一般的贊同，而比較地容易進步的事

。再就製油業來說，中國人是這樣的經營——關東洲及滿鐵附屬地製油工場數目約一百五十家以內，而中國人經營的達一百四十處之多。此外南滿的火柴業，一九〇七年，日本人在長春經營的「日清火柴株式會社」一九一五年由日本人所經營的火柴向吉林出進。自大戰末的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五年，中國人所經營之火柴公司，在吉林，長春方面繼續出現。一九二三年五月的十四個火柴公司中，日本人經營者有六，中國人辦理者有八；但自瑞典的國際火柴，向南滿市場進攻，中日火柴業，皆受大威脅了。但一九二八年八月，南滿純粹中國人經營之火柴工場尚有七個。日本勢力不及于北滿，故日人工場恒受中國官憲壓迫（？），而不能發達，僅有哈爾濱之一北滿電氣會社而已。但此亦遭中國方面「壓迫」，以致營業不振。北滿工業由俄人開其端，迨大戰後，俄失掉利益。即以在工場方面，漢人在滿洲也造成了鞏固的地位。
（長野朝）

的計劃，屬於（乙）的出乎範圍外的事已經很不少了。

把我們可以範圍之外的事一例斥為狂人的空想嗎？不然。謂所出乎範圍，不過是在當時的情勢之下看來是稍大一點的計劃而已。所以，在當時是最為適當的計劃施設，可是隨着年歲的過去多半覺得過小而變成無用，這是世人所周知的事實。都市計劃便是眼前的例子。我們有誰做過大東京的整体的都市計劃嗎？因為元來日本是島國底的，所以計劃都是過小的計劃。建築萬里長城那樣的大陸底的思想，怎末也找不出先例來的。

躊躇於島國的大和民族，現在已經開始踏進大陸了。僅僅滿蒙也覺得不够，可不是要往長城以西一進再進麼？在這種意味上來揭出第二次的滿洲開發計劃的梗概，大有表示遠大的精神意味，請不要笑這是狂人的空想，我以為在某一個期間，我們無論如何是要互相努力，以共同期其實現的。是在這個意味之上，才大胆把牠介紹於本誌（譯者按：指「滿洲評論」）。但是這裏只能粗述其着重之點，具體的計劃暫付缺如。

一 聯繫北滿和海的大運河

在中國，自昔就開闢过大運河的。對於日本人，運河也是有點不容易想得到的東西之一，然而中國人却具有從容不迫地來開闢大運河之類那樣的氣度。尤其是從建築萬里長城的精神看來，開闢運河更算不得一回事了。從揚子江到白河的運河，算來是有四百多里的。

滿洲的大運河計劃，是以遼河河口的營口為起點以達奉天，從那兒再和遼河並行北進，再修濱第二松花江的河底而達於哈爾濱。其長為二百餘里。南滿和北滿的分水嶺為公主嶺，其標高僅僅不過是六七十米，如果在那裏幾處造堰，則可以利用於運河，這是勿庸說明的，這運河完成之後，就可以從營口通船到大黑河了。我以為這個計劃具有很大的實現性，絕對不是空想。

還有一個運河，就是開鑿距離牡丹江上游不遠的地方，而出於圖們江的。

這二個運河完成以後，那末從哈爾濱往渤海灣和北鮮港灣就各有條運河通了。我以為應該捨棄怕水運會威脅鐵道那種吝嗇的思想，而經營運河和鐵道的并行營運，並且要徹底減低運費的。即如撫順的石炭價，目下因為鐵道運費也非常高昂。撫順炭山本來的價格是很低廉的，所以若把牠由水運在營口運出，那就可以利用滿洲石炭了。在這兒是有着產業開發的根底的。為此而必需資本的時候，最好是漸漸利用世界的資本。

二 水力發電和大貯水池

在滿洲，目下差不多只有火力發電。火力發電在滿洲電氣事業中勿寧是屬於（乙）種計劃的。在日本內地，電力一般地比外國都貴得多，在滿洲目前也非常的貴。為鋁工業而計劃的一基羅五厘的電力，這在滿洲是破格地低廉。為徹底地實行滿洲將來的產業開發，水力電氣無論如何是必要的。

這是屬於（甲）種的計劃了。滿洲有相當的河流，水量也不小，所以如果利用牠們來作貯水池，雖然落差（物理學用語；物之落卜之高度）比較地少，如能和利用因水量之大而發生的力，是可以得到極低廉的電力的。

大貯水池之一，可以在北滿作成。地點暫不宣布，在那裏，利用某河流並天然的地形和堰堤，可以作成相當於琵琶湖八倍的人工湖水。這個湖水可以用於水力發電以及灌溉和養魚。在電力方面，第一次的計劃，要有和蘇聯五年計劃中的有名的托列司特發電所相匹敵的發電能力（八九十萬基也羅瓦特）。至於牠的灌溉效果，是可以大大增加北滿的農產收穫的。

電力將低至一基羅一厘以下。在某個時期一切化學工業會興盛起來。硫安，尿素，以及大量的合成液體燃料，可以用低廉的價格製造了，而且利用電力和北滿的木材，可以有大規模的砂精工業了。這末一來，人造綢工業要算日本為世界第一，在硫安工業方面日本也要變為世界的輸出國，而在向來缺乏石油的日本，就可以得到和石油同樣低廉的合成液體燃料了。

還有，在熱河方面作人工貯水池，也是計劃到了的。這也可以利用水力發電。此後利用新京和吉林間的飲馬河，而作成和霞浦相匹敵的貯水池的計劃也是有的，這個計劃也許還會實現得早些。把牠利用養魚和灌溉，都能够得到非常的利益。像這樣的貯水池，我們還有計劃，即是在公主嶺南方可作比霞浦還大的一個，在洮南附近利用洮兒河的水也可以

作一個。不論哪一個都成總要早些實現了以顯示我們氣宇的宏大才好。

三 每年掘發一億圓的砂金

北滿的砂金，實在是世界的東西。日本人對於所謂砂金一向是毫無知識，而且連憧憬也沒有的。假使是美國人，早就是這樣的了。綜合各種調查，我們判定滿洲的砂金埋藏量有六十億圓乃至百億圓。由去年用五十多萬元作為調查砂金之用這點看來，不用說砂金事業是非常有希望的。說是砂金是卑下而少價值的東西，這是重大的錯誤。掘發砂金以維持國庫的現金，在國家有非常的重要意義，這是勿庸說明的。

只要肯做，滿洲的砂金每年有掘發一億圓的可能。假若用一具採金器每年可採二百萬圓的砂金，那末應該用五十具採金器。每具採金器值三十萬圓乃至五十萬圓，所以五具需要一千五百萬乃至二千五百萬圓。但是這種機器可用十年也可用二十年，在事業上自然是極有利的。從國家的立場來看，每年有一億圓的現金，積於國庫，是一種非常的力量。對於這樣的國家的事業，日本人竟非常冷淡，這實在令人詫異。

四 大哈爾濱都市計劃

哈爾濱是東洋的巴黎。哈爾濱原來是國際的都市。巴黎為世界中的人所集中之地，因而也為黃金匯聚之所。最近在法國旅客的消費金額每年有六億圓，在意大利的達二億圓。金是卑下的，然而在國家的建設上却是必需的。哈爾濱從來

是在俄國，其次是在蘇俄的勢力之下發展了的都市。在俄國

的樺東政策中，曾有過建設大哈爾濱都市計劃。如今在那兒

日本的經濟努力，從國防上看來是非常必要的。何況樹立比

俄國所擬的都市計劃大過幾倍的大規模的都市計劃，在已經

踏入大陸的大和民族實在是一種愉快呢。

大哈爾濱都市計劃的地域，作為可驚的這種巨大的大陸政策之一根據點，我們要指定一個直徑五十基羅米突的地區。現在哈爾濱市的人口有四十萬，在都市計劃中目下豫定一百五十萬。將來這個地區是足以容納一百五十萬人而有餘的。大東京市的地區直徑是三十二基羅米突，這和牠比起來還要大些。

以松花江（河幅千米）為中央的都市，這恰好和以達里幽模河（河幅千米）為中央的布達派司市相似。而在水量的豐富和四周全是沃野這兩點上說，哈爾濱遠比布達派司來得優越，將來滿洲的最大都市，當推大哈爾濱罷。等到大和民族確乎在那兒扶植起牠的經濟勢力時候，本計劃的創案者們在地下也當爲了這個計劃並不是一種空想而欣喜的。

五 增加農產一億五千萬圓

滿洲的農產物，據稱年產一億五萬石，價格是十億圓，但每年因害蟲而受的損失不下二億圓。其中最多的是種子的黑穗病，而由於粟，高粱，以及小麥的黑穗病所遭的損害不下值四千萬圓。假若用某種藥品（經費五十萬左右）來把這種黑穗病的種子消毒，那末就可以增加一億四千萬圓的農產

了，這是多麼巨大的利益！

六 振興世界的鎂工業

據統計學者所示，在日本的每年的需要量每年爲二十噸。

以此需要量爲目標而製造鎂這種金屬的遠大的計劃，向來一點也沒有。我們應該睜開眼睛來看看外國，看看世界的輕金屬的需給關係。昭和五年世界鎂（Magnesium）的生產是：

美國	十萬噸	加拿大	三萬二千噸
德國	三萬六千噸	其他合計	二十六萬噸

鎂的世界生計額，現在還不過是五千噸（內十分之六爲德國產），但鎂的合金則有漸次增加之勢。在銘落後的日本，要和世界競爭是不可能的。又從原鎂來看，大概也只到自己給自足的程度。然而鎂工業却是屬於未來的工業，在滿洲有數十億噸的原鎂，假使利用滿洲的便宜電力來振興大規模的鎂工業，我相信這是可以成爲世界的工業的。一般地說來鎂的重量爲鋁的三分之二，那末以同的量而其價格有鋁的一半也不壞了。現在因爲鎂的生產額少，價格極高，如果

牠和鋁同樣的多，那就可以用鎂來代替鋁的需要了。在最近的將來，我們期待着有一個輕合金方面的電子全盛的時代

關於滿洲的鎂工業的計劃是：

第一次 每年一千噸

第二次 每年五千噸（現在世界每年產額）

在今後，伴隨着鎂的需要額的增加，可以逐漸生產到數萬噸的。（未完）



哈爾濱印象記

田鳳

來到哈爾濱，給我第一個印象，便是蕭條。較之五年前的哈爾濱，真是雲泥之隔呵！哈爾濱怎麼成了這個樣子？偶而不像從前那樣繁華，商店門前非常的清靜，在街上走的人，彷彿他們的臉色都罩着失望和憂鬱的陰影，快樂，活躍，只是為趾高氣揚的日人和其爪牙們所佔有，而被壓搾的奴隸們，只有：憤怒、悲哀、和反抗的情緒！

東方的巴黎，如今已變成了殘酷的世界吧！據我所看見的：馬路盡頭的地方，一些在最低的生活線下掙扎的勞力者；一些負男携女的乞丐，在這個地方，所見的是骯髒、悽慘、所聽的是飢餓

呼聲與病的呻吟！反之，那般強盜的剝奪者，是在恣情的享受着；住洋房、坐汽車、吃大餐、穿洋服、攜摩登女人，他們在過着紙醉金迷的生活，他們在討厭歌舞嬉舞的樂趣，「愁苦」，「興亡」的念頭，是不會留在他們的腦際，在目前這個動盪的社會中，倒算是他們享樂的時候，瘋狂般的在追求享樂！•

所以哈爾濱在商業上雖然表現着不景氣，勤苦羣衆雖然飢餓頹沛，但是咖啡館，電影院，舞場，是在蓬勃激增着，每當午後五時左右，通衢華燈初上，亮晶晶的電炬，閃耀着偉大建築，在馬路上湧着流水般的人羣，鴉片零賣所綑

着無數的煙客，舞場中男女在嬉舞着，他們在這些場所裏，一剎那間把一切醜態都暴露出來了，妖冶的女招待，淫蕩的舞女，風騷的野鷄，賣俏的暗娼，都開始大顯其身手，而那般：蕩子、流氓、無賴、日本浪人、朝鮮浪人，也都像瘋狂似的在跳躍着。

本來，哈爾濱是歐化的近代城市，在這裏多半是西方式的建築，雄偉壯麗。在這裏人煙稠密，是華洋雜處，而風俗習慣也日漸歐化了。哈爾濱的形形色色，正是代表著資本主義的文明，也是十足的顯示了資本主義的罪惡！在事變以前，哈爾濱真不負「東方巴黎」的盛名，可是現在倒有些遜色了，市面蕭條得很，人口也似乎減殺，游民乞丐增多了，而整個哈爾濱籠罩着「窮」氣！

現在的哈爾濱，却和以往的哈爾濱不同了，「道裏」，「道外」日本商店很多，日本居民也不少，到處都飛着太陽旗，到處都看得見紅帽圈的日本士兵。滿街貼着：「日滿共存共榮」，「滿洲國萬歲」，「建設新滿洲」、「王道樂土」等標語，中國小孩子唱着滿洲

國歌。而一些固有的街名，也都變了『
××番地』『××町』了，商店扁額也
寫着許多日本字，叫甚麼『株式會社』
，叫甚麼『××屋』了。

街頭上馳着汽車，有時橫衝直撞，
這裏人的生命是沒有保障的，死活是憑
自己的命運！裏面坐的日本人昂首前顧
，浮現着驕傲神氣，原來這都是殖民地
的主人呵！在馬路上搖搖擺擺都是日本
男女，每個人的臉上都掛着一絲勝利的
笑容，反之，那些東北同胞，差不多每
個人都是十分委靡、頹喪，他們是在壓
迫下生活着！

現在哈爾濱的公共汽車，也有了中國
女人賣票，這在一般人看來，有些新
奇！他們覺得以前公共汽車上，賣票員
雖有女的，可不是中國的女人，而是白
俄的半老徐娘。因此，他們把公共汽車
的女賣票員，却目之為女招待，而一般
浪蕩子便以乘車為獵女賣票員的手段！
哈爾濱的鴉片零賣所林立，每個較
大的鴉片零賣所便可容三百多人，內裏
陳設很講究，煙床也極闊氣，在零賣所

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俱全，無所避
忌，當他們煙癮過足的當兒，三三兩兩
的便興奮的談着，口裏噴着雲霧，手在
撥動着煙籤，這真是別有風味！

在日人住居的地方，建設都十分整
齊，無論房屋，道路盡是壯麗寬闊，在
燈火輝煌的時候，特別顯得標緻！這恐
怕是他們的樂土吧！

據說：日本擬把哈爾濱擴大為大哈
爾濱，做一個國際都市，並有建設大哈
爾濱的整個計劃，他們覺得在哈爾濱不
獨可以發展經濟勢力，就是在「國防」
上說，也是重要的。現在日本在這裏努

力建設，尤其是軍事上的建設，他企圖
以哈爾濱為江防的中心，在這裏並設立
航空司令部，擴充沿江艦隊。這種軍
事準備，是充滿着進攻蘇聯的意味！

可是，我們看：蘇聯為着防止日本
的進攻，也在積極準備軍事，在西伯利
亞東部大烏蘇里及綏芬河等處，駐紅軍
防守，在海參崴建築礮壘。觀他這種情
勢，絕不容日本越「電池」一步！

我想到這點，心在跳着，血在騰着
尾吧！

中國歷史如何轉變呢？我在這裏無
須作答案，聰明的讀者可以領悟吧！我
覺得以上說的都是些廢話，可是在我傷
心悲憤之餘，認為不說，就如骨頭在喉
，不吐不快！在這奴隸地帶，給我的壓
迫，給我的恐怖，不能不湧起反抗的意
識，和革命的情緒！不是有人說嗎：「
不是鬥爭，就是死，不是反抗，就是滅
亡！」我姑且以這幾句話，作這篇的結

，沉着在想：黑水白山已變成了奴隸地
帶，中華民族命運在帝國主義鉗尖上呻
吟，苟延殘喘的生活着，怎樣能得着歸
宿？如何可以打開一條血路？

日人心目中的間島地帶

霽光譯

——節譯自日文「世界智識」十月號。原題為『赤匪之東竄間島一帶』

蘇聯在滿洲的赤化工
作，其程度和效果如何，
我們雖然不能具體的來加
以判斷，但是，只要考察
最近中東路沿線極熾烈的
賊匪活動，和這種活動帶着濃厚的政治
色彩，則不難推測出它的輪廓了。

試看朝鮮北境毗連着的吉林間島地
方，就可以明瞭其大概。

間島是山間的廣地，南北控扼着峨
峨的山岳。二十年前，想要從中國本部
到這裏來，須坐船到俄領沿海州的波希
耶德爾，從那兒登陸，越過中俄國境的
山嶺到琿春，更從琿春穿過峻嶺而崎嶇
的大盤嶺，向延吉進發。

如今大約有二十萬朝鮮人移居在間
島一帶，從事於農耕，以及採集砂金和
人參。從前這裏是中國底兜惡罪人的避
難地帶；今日雖有吉敦鐵路經過，但依

本於死命。在這種意義上，則琿春便成
爲日本思想之國境線的要害了。

在間島地方被赤化了
的朝鮮，也許未曾積極向
滿洲的中部活動。但在東
部國境地方，赤化了的朝

鮮人和滿洲人却極其活躍，特別是松花
江及其支流牡丹江流域，已經變成了赤
匪的巢窟了。最近頻頻發生襲擊東鐵東
線的列車事件，這就是以蘇聯爲背景的
赤匪所幹的勾當。

考東鐵列車之被襲擊，常在一面坡
以東，橫道河子，海林，穆林，一帶。
(以下數句略)。

東鐵東線盡是山間鐵道。從哈爾濱
到綏芬河，約有五百五十公里的距離，
坐火車須二十小時以上。因爲附近是豐
富的森林地帶，所以機關車的燃料多用
木材。火車吐着一縷一縷的濃濃的白煙
，駛上古樹參天，榛榛莽莽的山嶺。從
小嶺到山林，更蜿蜒地登上高嶺，再從
峯頂下降，而至海林的低地，更沿牡丹
江登馬克溝，或經千仞的絕壁，或迂羊

腸的谿谷緩緩的行着。

從棲馬溝沿着S形的路線奔馳，至紅泥河以下，經太平嶺站，只須機車一臺，以急轉直下之勢，駛向穆林。一面坡以東全是高山地帶，路線彎曲，描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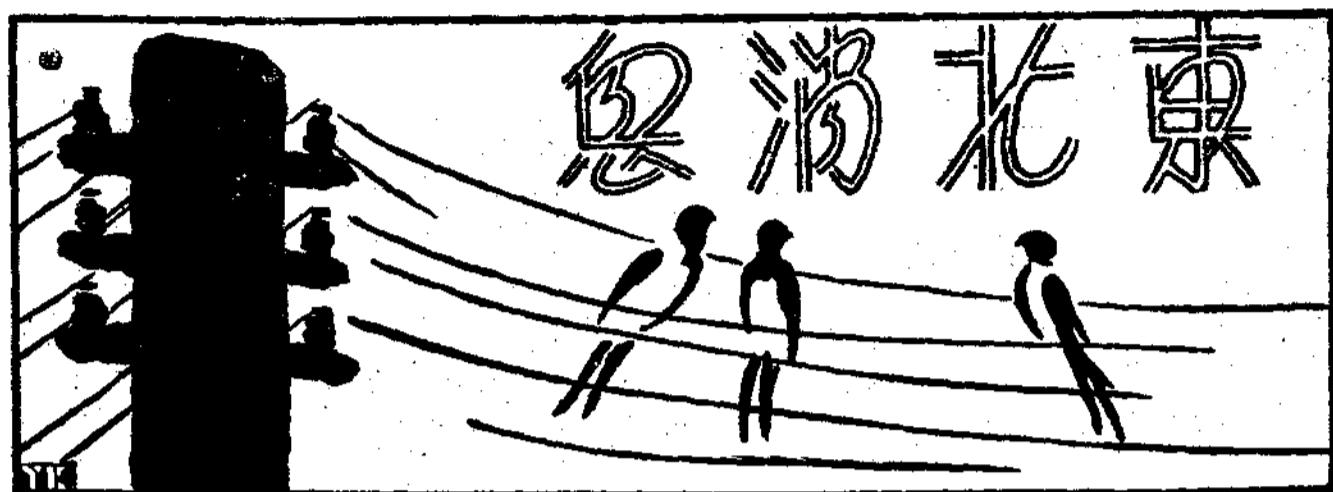
S字形。兩側或爲絕壁、溪谷，或爲巨木參天的森林，或爲蒿草茫茫的高原。這裏就是赤匪出沒之所。此次襲擊東鐵東線的賊匪，因其背後有蘇聯極東軍的魔手，這我們可以想

像出來的。

現在滿洲東部已經籠罩着赤氣，今後的開展是值得十分注意的（下略）。

——本社收到贈閱書報誌謝（以收到先後爲序列表如次）

- | | |
|--------------------------|-----------------|
| 鐵路協會月刊（南京鐵路協會月刊編委會） | 國貨半月刊（上海國貨陳列館） |
| 文化建設（上海文化月刊社） | 學風（安徽省立圖書館） |
| 開發西北（南京開發西北協會） | 東北青年（北平東北青年學社） |
| 無線電雜誌（上海中國業餘無線電社） | 民間意識（成都民間意識社） |
| 西北問題（南京西北問題報社） | 蘇俄評論（南京蘇俄評論社） |
| 新農村（山西農村教育改進社） | 枕戈半月刊（北平枕戈半月刊社） |
| 中國文化建設旬刊（山西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山西分會） | 大眾畫報（上海大眾畫報社） |
| 新建設（太原新建設社） | 世界論壇（北平世界論壇社） |
| 北方公論（北平北方公論社） | 大學新聞（北平大學新聞社） |
| 國際週報（南京國際週報社） | |



王殿揚改攻鳳城

日擴充無線電話

烏巴兩旗大戰日

偽軍

(安東特訊)遼東通化桓仁等縣義軍，近日活動甚力，王殿揚部，因圍攻通化失利，已改攻鳳城，偽第一軍現已全部向東邊出動，義軍因

武器關係，已將通化之頭道溝，老太臺，石溝等地放棄，傷亡亦重，現偽軍正向通化四區博當帽子地方進擊中。

又瀋陽日偽方宣傳，謂東邊各地為「紅軍區」，謂義軍為「共匪」，日偽並在東邊各縣散放傳單，謂第一軍

之出動，純為消滅共匪及朝鮮革命云云。

偽組織設產業局

偽組織舉行教員登記

(長春特訊)日佔東北四省境產業，特在長春設立「產業調查局」該局現已確定偽財政部院址，十二日開始辦公，局內職員，多為日本人，其調查之材料，將呈報日本政府云。

(瀋陽特訊)日「滿」無線電話，以前只長春、哈爾濱、瀋陽、大連四處，可以通話；最近日人又積極擴張，擬在旅順、普蘭店、遼陽、四平街、郭家店、延吉、吉林、錦州、鞍山、撫順、開原、公主嶺、范家屯等處，

晉設分局。商民通話，每三分鐘一次，收費七元。

(承德特訊)偽組織近擬將烏珠穆沁巴林兩旗，劃歸偽興安省管轄，以便實行侵吞蒙古鹽灘。兩旗王子，以鹽灘關係蒙民生計，不肯服從

聯合兩旗蒙兵二萬餘人，於九月下旬，在林西縣地方(距承德約一千二百里)，與日偽軍衝突，當擊落日機四架，日偽軍現集中通遼、開魯、綏東、赤峯一帶，準噶爾蒙兵抗戰。聞烏珠穆沁巴林兩旗，為內蒙各盟旗中最強悍部，此次與日偽軍衝突，係由蘇俄賄中接濟，目下正相持中。(按：烏珠穆沁屬錫林郭勒盟管轄，在察哈爾邊境。巴林屬昭烏達盟管轄，在熱河境內)。

(瀋陽通訊)日軍為進一步繳收東北民槍，刻又假偽省律不得錄用云。

日軍又繳民槍

公署之令通行各縣，凡准保留之自衛槍械，按照財產調查表，須有不動產五千元以上，方准持用，在此限度以下者，一律繳存，並本期之應繳數目，每縣由四千支至六千支云。

長春發現鼠疫

(長春特訊)扶餘農安通遼等地之鼠疫，日漸猖獗，本月十日，長春亦發現鼠疫，致死者截至十二日止，已達二十餘人，患者亦極多。滿鐵建設事務所汽車司機日人尾上豐，亦患鼠疫死去，經

定確為真性百斯篤，長春居民，莫不恐慌云。

日調查東北食糧

(瀋陽特訊)日為儲備軍需，近對東北四省所產糧食，實行壘斷封鎖，頃因各地秋收登場，又由偽「奉天省」民政廳，於本月十日通令各

縣，分派委員下鄉，調查產糧，存糧數目，限期呈報，鄉民每戶產糧若干，存糧若干出售，有或其他用途，均須詳細登載，鐵蹄下之難胞，苦可知矣。

東北日軍調動忙

(關外來人談)北滿近來形勢日趨緊張，日關東軍各部，連日舉行大調動，日兵車經過瀋陽北開者，日有四五列，駐防黑省部隊亦有南調換防者。熱河駐防第七師圖杉元部隊，亦將向前移動，調駐錦朝線云。

日向江省移民

(哈爾濱特訊)日本拓務省為向江省作集團移民，於九月二十八日令中村技師到黑調查，認定綏棱縣王榮廟地方為最適宜之地。距綏棱縣城東北十五里名為北山溝，收買土地已有二萬晌，宿舍已租妥，將改築完竣，事先

發往奉天移民訓練所受訓練者五十名，作先發隊，俟成績良好，再撥第二次，三次移民云。

安東偽警被繳械

(安東特信)安東縣警察隊二十八名，駐十日，被李春光部下放喜三部包圍，全數繳械，得大槍二十二枝，自來德槍二枝，偽警悉被俘擄，旋即釋放，該部聲威大震。日偽隕防甚嚴云。

· 偽組織改革省制

(瀋陽特訊)所謂「滿洲國」廢省案(即所謂地方行政區劃之改制)已於本月三日，經偽「國務會議」通過，并定十二月一日實行，此舉純為分割偽國各省軍政勢力，而造成中央集權之局

勢，該案內容除一興安省一外，遼吉黑熱四省一律撤銷，另劃十省，各省公署編制，各設總務、民政、警務、，各設總務、民政、警務、實業、教育五廳。茲將各省名稱及「省會」所在地，探錄如下：(二)奉天省，省會瀋陽。(二)安東省，省會延吉。(四)吉林省，省會吉林。(五)瀋江省，省會哈爾濱。(六)龍江省，省會齊齊哈爾。(七)三江省，省會佳木斯。(八)黑河省，省會黑河。(九)錦州省，省會錦縣。(十)熱河省，省會熱河。

日積極開發葫蘆島

(榆關特訊)葫蘆島港，經日人積極開發結果，已於本年六月間開港，日本國際會社，現定每月由該港輸出貨物二千噸以上，故處會社將於來年春季，以載量八百噸之汽船，每月入港二次，大連汽船會社之汽船，亦將就該航路航行。



上前線去

(獨幕劇)

張 耘

時間——民國二十二年秋。
地點——河北省×縣。

人物：

趙福升——英氣勃勃的青年兵士，富有抗日反帝熱忱。

惠英——福升妻。

秀兒——福升子三歲。

趙母——六十多歲，白髮龍鐘的老太婆。

周瞎子——算命先生。

張媽

郵差

傳令兵

兵甲乙

佈景：

趙宅。陳設很簡陋，有兩張木床，在屋子的對角。地下有一張桌子，一個箱子，此外還有盤盆等一切日常用具。牆

上掛幾張被塵土迷住的俗不可耐的舊畫，一張佛像。開幕時屋子裏有趙母、惠英、秀兒。
~~~~~開幕~~~~~  
趙母（抱着秀兒在地下來回走，秀兒在哭着要東西吃。）：別哭！好孩子！（用手撫秀兒）等幾天你爸爸回來給你買燒餅吃，上次你爸爸回來不是給你買燒餅吃了嗎？……別哭……  
惠英（低頭掃地，似有所思。）媽媽！我昨天聽着張大媽說：日本人已經把熱河、山海關統統佔領了。日本的飛機天天到北平去偵察，前方的情形很緊張！往北去的火車天天運兵！（稍停）唉，秀兒他爸爸還不知道開到甚麼地方去了呢！（說完，眼圈紅了，嘴唇在顫，臉上現出淒苦的顏色。）  
趙母（聽見這個消息，綢紋縱橫的臉上，立刻表現出陰鬱的神氣。）。前方到底是吃緊嗎？唉！這個荒荒亂亂的年

頭兒，秀兒他爸爸在外當兵，我實在不放心！你們年青人不知適當老人的對于兒女那片心：黑天白天放不下，越想越擔心！

惠英：若是在太平的時光，倒沒有什麼；就是在這兵慌馬亂的年頭兒，真教人心裏沒主意！

趙母（用手拍着秀兒）：他爸爸上次那封信是什麼時候來的？

惠英（將掃管扔在地下，手指在計算。）：是上月七號來的吧？哼！快一個月沒有信了！他來那封信的時候，是在天津楊柳青，信上說，兩個月沒有放餉，……他到很平安……。

趙母：可不是一個多月沒有信了怎的！他那信上說往別處開沒有？（說完，她那兩隻已經失去光澤的眼睛怔怔地望着惠英。）

惠英（趕緊到箱子裏把信找出，一邊看着信一邊說。）：信上並沒有說往別處開；當時的情形還不像現在這樣吃緊！誰想只一個月的工夫，日本人已打到山海關了，多麼快！若照這樣，平津華北也出不去一個月啦！

趙母（點點頭。那縹緲縱橫的臉上，表現着慘苦神色。）：唉！『兒行千里母担忧！』惠英！你快給福升寫一封信吧！

惠英：是，媽媽；就是您不說，這兩天我也想着給他寫封信。媽！您說寫什麼意思？

趙母：你就說我想他啦，叫他趕快回來！越快越好！

惠英：你老人家也許不大明白軍隊裏的情形。我聽秀兒他

爸爸常說：『官身不由自己』，尤其是現在這戰事吃緊的時候，更不能隨便回來！

惠英（在遲疑，忽聽外邊有『媽媽在家嗎？』的聲音，趙福升突然上，身著灰色軍衣。）

趙福升（笑容滿面，脫帽向趙母行一個前傾十五度的軍禮）

——媽，我回來了。

惠英（驚喜。上前握住福升的手。）：啊呀，你回來了，可把我惦念壞了！（因為狂喜過度，眼淚不覺奪眶而出。）

——福升把秀兒接抱過來。

惠英（笑迷迷地顯出嬌羞的樣子）：方才媽媽還念道你來呢！我正想給你寫信，不想你回來了，人真不識念誦！（說完，粉白的臉兒變成紅潤色。）

趙福升（手拍秀兒）：秀兒呀！你想我來沒有？我可給你買燒餅來了。（秀兒聽見買燒餅來，不禁手舞足蹈。）

趙母：福升啊！這幾天我聽別人說前方很吃緊，我晝夜惦着你，很怕你到前線去！我的心哪，像在半天空懸着似的，老放不下，想不到你回來了，哈哈！（深深的吸一口氣。）

趙福升（方才的笑容漸漸消失）：前方可不是吃緊怎的！日本小鬼已經打到山海關了，連北平天津都有點不穩。

惠英（笑迷迷的）：呵，儘管說話了，我倒忘問你吃飯沒有？

趙福升：方才在火車上，我已經吃點東西，倒不大餓。

趙母：惠英不說我倒忘了呢，（指惠英）你去給他預備點飯吧。

惠英：好，我到街上買點現成的東西吧。

惠英下。趙福升把皮帶解下，坐在趙母的對面，臉上的神情在歡喜中還帶着點憂鬱。

秀兒：我要燒餅吃！（指着趙福升）你方才不是說給我買

燒餅吃嗎？我要吃……我要吃……。

趙母：秀兒你別鬧！你媽媽給你買去了，一會兒就來！（說完把秀兒從福升手中接過來。）

趙福升（用手點着秀兒）：秀兒啦，你算沒有出息了，就知道吃！

趙母：福升！你不是說前方很吃緊嗎？你怎麼回來的？告

假回來的，還是偷着跑回來的？

惠英上。拿着許多簡單的食物擺在桌子上，請福升和趙母吃。秀兒先拿起一個燒餅來。

趙福升（拿起一雙筷子遞給趙母）：媽媽您來陪着我吃吧，話很長，等一會兒慢慢說。

趙母：我倒不餓，陪着你少吃點吧。（福升和趙母吃飯，惠英侍奉着。）

（福升一邊吃着一邊說）：方才的話說了半截，我是請假回來的。

惠英：聽說戰事很緊，怎麼會給你假？給你幾天假？

趙福升：三天假，因為連長平日對我很信的着，所以才給我

假，明天就得回去！

趙母（顏色突變，放下筷子不吃。）：明天回去？怎麼那樣着急呢？

趙福升（表示難過的樣子）：明天必得回去，後天就往前線開，打日本去。（稍停）唉！我這次回來特意看望你老人家，……以後能不能再見面，還說不定呢！

惠英：你這次回來莫非是來訣別了嗎？

趙母（聽到『訣別』兩字，一滴一滴的眼淚不覺從已經失去了光澤的眼睛裏流出來。）：你們叫我省點心吧，別說這樣凶險的話啦，這次福升算別回去了。

（福升吃完飯，惠英收拾殘剩的食物。）

趙福升（淚下）：媽媽說的很對，我趙福升本應在家侍奉媽，你老人家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了，還有幾年的活頭呢？（稍停）不過……不過官身由不得自己，不回去是不行的，況且，況且……

惠英：況且怎的？

趙福升（止淚）況且……這次戰爭不比國內的軍閥混戰，自己打自己，打來打去總出不了中國人，死了活該，給少數人打江山，自己所得到的，即使不是死亡，也是悲哀，幻滅和貧窮！這次呢，是打壓迫我們的惡魔，日本帝國主義……所以不能不去！

趙母（聽福升說出死字，不由嗚咽起來。）：你如果孝順我的話你就別去打日本，打日本能怎着？

趙福升：媽媽你不要傷心……因為日本是我們最大的仇人，

惠 趙

牠……牠把東三省，熱河統統佔去了，天天在屠殺着我們老百姓！我們如果不抵抗，幾天就要殺到我們這裏來，所以打日本就是救我們自己呀！……媽媽您還要傷心呢？

英（嗚咽着。）

母：兒啦，我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了，你忍心捨去我到那無情的棺林彈雨中去送死嗎？我自你父親去世後，就孤零的過了半世，到而今可一下子把你撫養大了，你却忍心把我捨去？在你爸爸死的時候，你才三歲，三十年來，我說不上受了多少辛苦。流了多少眼淚，好不容易把你拉拔成人了，媳婦也娶了，直承想你養老送終，怎麼在這樣的時刻，又要把我捨去？咳！我的命真算够苦啦！（觸動了傷心淚，索性嗚咽起來。）

趙福升：（勉強收淚，假裝慷慨）——媽媽您不要傷心。我這次出去打日本不見得就死啊！媽媽您不要傷心吧！我

趙福升並不是不愛我這美滿的家庭，在我這家庭裏，有可愛的小孩，……這一切一切使我永遠也忘不了，永遠也不忍離開，但是媽呀，我們的家庭雖然可愛，可是我們的國家更可愛呀！現在錦繡河山破碎了，中華民族已到了生命的關頭！我趙福升不能坐着看牠毀滅，我不能不暫時捨去我這可愛的家庭，去和敵人抗戰，等着將來凱旋的時候，我們再好好的團聚吧！

惠 英：你這一去多半是凶多吉少，你即使不惦心我和秀兒

，但是你獨不想一想你那風燭殘年的老母嗎？

趙母：你別同我說什麼國家，民族，我不懂這些，你若是一點孝心，就別離開我，我的老命經不起這樣折磨！

趙福升：媽媽您不要生氣，也用不着擔心，我這一去沒有什麼危險！

趙母：你別誑我啦！你這一去就是賣命去！

趙福升：媽呀！別說這樣話吧！想一想前線上的士兵們，東北的義勇軍，他們整天在硝煙彈雨中和敵人奮戰着，但是，那一個不是他媽媽的愛兒？那一個不是他愛妻的丈夫？那一個不是孩子的爸爸？因為他們，不忍心看着成千成萬的同胞，在壓迫下過着痛苦呻吟的生活，所以他們才捨掉一切，去和敵人奮戰，他們寧願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拯救大眾！他們這種博愛的精神不是比單愛他們自己的父母，妻子，更覺得好嗎？媽呀！您不要太自私了吧！

趙母：不管你說得天花亂墜，我也不允許你走；等我死後你想怎樣便怎樣！

趙福升：媽呀，我的心碎了！如果人人都像你老人家似的，前線上會沒有一個人去抵抗日本了。中國人不是要完全作日本的奴隸嗎？我們抗日，正是為自己求生存呀！

趙母（微愠）：福升！你如果是我的兒子的話，你就別去，你如果一定要去我就先死了！（未完）

# 東北旬刊第二卷第四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出版

編輯者 東北旬刊社

發行者 東北旬刊社

本刊文字非經許可不得轉載

發行所 東北旬刊社  
地址北平西單牌樓胡同十二號

外交月報印刷所

| 價 定         |      |     |    |    |
|-------------|------|-----|----|----|
| 行發日十三日廿日十月每 |      |     |    |    |
| 外國          | 本及國內 | 數冊  | 限期 | 預定 |
| 元二          | 角四元一 | 期卅  | 年全 |    |
| 元一          | 分五角七 | 期五十 | 年半 |    |
| 分四價實售零期每    |      |     |    |    |

| 廣 告 價 目  |     |     |          |    |
|----------|-----|-----|----------|----|
| 之四<br>一分 | 面半  | 面全  | 位 地      | 級等 |
| 元十三      | 元十四 | 元十七 | 面底<br>外封 | 等特 |
| 元十二      | 元十三 | 元十五 | 前正<br>後文 | 通普 |

法辦待優有另登刊期長

## 發行章程

- 一 本刊每月出版三次刊出後對於預定各戶儘先發送。
- 二 定閱者須將詳細住址填明更交時亦請隨時通知以便查考。
- 三 已定期仍欲續定者請於前一週通知。
- 四 預定價以國際大洋為標準郵票十足代價。(但以一角以下者為限)
- 五 預定手續可直向本社或代銷處辦理。
- 六 代銷章程另定之其顧任代營者請向本社接洽。

## 本刊投搞簡章

- 一 本刊主旨研究東北問題，取材務求廣博，凡關於過去及現在之東北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問題，以及與東北有密切聯繫之國際問題，不拘撰譯，均所歡迎，兼收文藝作品。
- 二 本刊各欄歡迎外稿，以三千字為適宜之篇幅，長稿以一萬言為限，文體不拘。
- 三 投寄之稿務須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如有插圖，請用墨色，以便製版。譯稿請附原文，或詳細開示原文題目，原著作姓名，出版日及地址。
- 四 投寄之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如必欲退還時，請附足郵資，當可照辦。
- 五 投寄之稿經本社採用後，版權即為本社所有，每千字酌致二元以上，五元以下之酬金。(小說每千字一元至一元五角)如在本刊尚未發表，已於他處發者，恕不致酬。
- 六 投之稿，本社有酌予增刪修改之權，投稿人如不願增刪修改者，得預先聲明。
- 七 投寄之稿，在其題目後，須作一簡括說明而介紹本文之精要內容，對於文之主旨所在，請旁加審點。
- 八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署名應投稿者自便。
- 九 投寄之稿請寄北平西單牌樓胡同十二號東北旬刊社編輯部收。

文化建設創刊號一要目

世界知識 第一卷 第三號

文化月旦

|             |             |
|-------------|-------------|
| 中國文化建設論     | 陳立夫         |
| 中國文化的前途     | 吳鐵城         |
| 中國文化的本質     | 吳興亞         |
| 中國固有的社會思想   | 陶希聖         |
| 中國的倫理的思想    | 陳高儒         |
| 中國的法律思想及其制度 | 郭衛衡         |
| 中國的教育思想及其制度 | 章益          |
| 中國考試制度的概況   | 戴李陶         |
| 中國宗教的發展及其儀式 | 王新命         |
| 中國的風俗       | 何炳松         |
| 中國的語言文字     | 唐錦柏         |
| 中國的藝術       | 曉白也         |
| 中國的繪畫       | 鄭午昌         |
| 中國的戲劇       | 馮柳堂         |
| 中國的民食問題     | 徐慕雲         |
| 中國的土地問題     | 周毓英         |
| 中國之交通       | 朱家驛         |
| 中國的工業       | 劉大鈞         |
| 中國的印刷       | 王雲五         |
| 編輯者         | 文化建設月刊社     |
| 發行者         | 上海愛麥虞限路二三四號 |
| 每冊實價二角      |             |
| 歐洲的危機地點     | 金仲華         |
| 從法意矛盾說到法意攜手 | 沈志遠         |
| 法意委治前途      | 姜解生         |
| 英日同盟復活的可能性  | 王紀元         |
| 黑暗大陸的非洲     | 吳清友         |
| 論三井王國       | 純夫          |
| 蘇聯肅清官僚分子    | 宗漢          |
| 報紙和無線電      | 兆辛          |
| 北冰洋航路開通     | 胡仲持         |
| 伊特勒共和國      | 徐懋庸         |
| 發行所         | 上海生活書店      |
| 每冊實價一角二分    |             |

發行所 上海生活書店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廿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卷之三